

增評加註全圖紙樓夢



咏爽高

偶结

海

棠社



蘅蕪院夜拈菊
為題



都老信口河



情哥偏尋究
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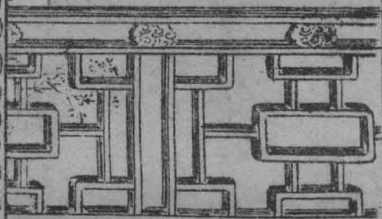
賈寢玉品茶櫳翠菴

增評加註全圖紅樓夢

卷五 圖



劉老
珠臥
怡院
紅院



壽慶室損保集取間



不了情
撮土為香



增評加註全圖紅樓夢卷五

第三十七回

秋爽齋偶結海棠社

蘅蕪院夜擬菊花題

話說史湘雲回家後。寶玉等仍不過在園中嬉遊吟咏不題。且說賈政自元妃歸省之後。居官更加勤慎。以期仰答皇恩。皇上見他人品端方。風聲清肅。雖非科第出身。卻是書香世代。因特將他點了學差。差謂差錯也。所學錯故所教亦錯。見能歸省。雖非科第。可主斯文。政則非其人也。故不著地方省分。學無方教無方而已。是此書一大敗。設下直接探春。也無非是選拔真才之意。這賈政只得奉了旨。擇於八月二十日起身。八月金令二十偶數。是實敘賈政則歸政。是日拜別過宗祠及賈母起身而去。自訓劣子至此既定失教。罪業便止。這開此人直至七十回後方歸中間若干事論得以暢行無礙。是文章騰挪法。寶玉等如何送行。以及賈政出差外面諸事。不及細說。單表寶玉自賈政起身之後。每日在園中任意縱性遊蕩。真把光陰虛度。歲月空添。訓無義方必致如此。文章簡淨。這日甚覺無聊。便往賈母王夫人處來混。了一混。仍舊進園去了。剛換了衣服。只見翠墨進來。手裏擎著一付花箋。送與他。寶玉因道。可是我忘了。要照照三妹妹去的可好些了。你偏走來。翠墨道。姑娘好了。今兒也不吃藥了。不過是涼著一點兒。寶玉聽說。便展開花箋看時。上面寫道。

妹探 謹啟

二兄文兄。前夕新霽。月色如洗。因惜清景難逢。不忍就卧。漏已三轉。猶徘徊桐檻之下。竟為風露所欺。致獲採薪之患。昨親勞撫囑。已復遣侍兒問切。兼以鮮荔並魯公。

墨跡見賜。仰何惠愛之深耶。今因伏几處默。忽思歷來古人。處名攻利敵之場。猶置北山滴水之區。遠招近揖。投轄攀轅。務結二三同志。盤桓其中。或監詞壇。或開吟社。雖因一時之偶興。每成千古之佳談。妹雖不才。幸叨陪泉石之間。兼慕薛林雅調。風庭月榭。惜未識及詩人。帘杏溪桃。或可醉飛吟盞。孰謂雄才。蓮社獨許。鬚眉不教雅會。東山讓余脂粉耶。若蒙踏雪而來。敢請掃花以俟。謹啟。一札頗好。聞出無限文情。詩思也。鮮荔真鄉隱。寓丹。頗難駐東山。蓮社須知。傳教宜追當急。愚轉陰為陽。勿令徒成一歎。

寶玉看了。不覺喜的拍手笑道。倒是三妹妹高雅。我如今就去商議。一面說。一面就走。翠墨跟在後面。剛到了沁芳亭。只見園中後門上。值日的婆子。手裡拿著一個帖兒。走來見了寶玉。便迎了上去。口內說道。芸哥兒請安。在後門等著呢。這是叫我送來的。寶玉拆開看時。上寫道。

不肖男芸恭請

父親大人萬福金安。男愚自蒙

天恩。認於

膝下。日夜思一孝順。竟無可孝順之處。前因買辦花草。上托

大人洪

福。竟認得許多花兒匠。並認得許多名園。前因忽見有白海棠一種。不可多得。故變

盡方法。只弄得兩盆。

大人若視。男

是親生一般。便留下賞玩。因天氣暑熱。恐園中

娘娘們不便。故不敢面見。奉書恭啟。並叩

台安男 跪書一笑

前書以集其意一笑字
兩前因字允宜細按

一札形容盡致而不知寶與前札相對而生惟失拾植故不肖惟不肖故無可孝順而不知海棠之何因而白果能親不失親日夜思維一笑之旨大人之學在是矣笑作笑話看慷慨以啟其悟

寶玉看了笑問道獨他來了還有什麼人婆子道還有兩盆花兒寶玉道你出去說我知

道了難得他想著你便把花兒送到我屋裏去就是了。一面說一面同翠墨往秋爽齋來

探春住秋爽齋今日秋爽乃毀玉之樂更無可掩矣。只見寶釵黛玉迎春惜春已都在那裡了。衆人見他進來都大笑說

又來了一個探春笑道我不算俗偶然起了個念頭寫了幾個帖兒試一試誰知一招皆

到寶玉笑道可惜遲了。見愚當早緣云早該起個社的。黛玉說道此時還不算遲也沒什麼可

惜。二語妙極見終能但是你們只管起社可別算我。我是不敢的。迎春笑道你不敢誰還敢呢

寶玉道這是一件正經大事。大家鼓舞起來。不要你謙我讓的。各有主意。只管說出來。大

家評論。寶姐姐也出個主意。林妹妹也說句話兒。寶釵道你忙什麼。人還不全呢。一語未

了。李紈也來了。進門笑道雅得很呀。要起詩社。我自舉我掌壇。惟我獨尊前兒春天我原有

這個意思的。我想了一想。我又不曾做詩。瞎鬧些什麼。因而也忘了。就沒有說。既是三妹

妹高興。我就幫你作興起來。意本在李而探成之詩在黛玉道既然定要起詩社。偕們就是詩翁

了。轉安為男易陰為陽之意是實先把這些姐姐。叔叔。嫂的字樣改了。纔不俗。李紈道極是何不起個別

號。彼此稱呼倒雅。我是定了稻香。老農再無人占的。社上也詩社忌何以為完人而探春笑道我就

是秋爽居士。罷寶玉道居士主人到底不確。又累贅。這裡梧桐芭蕉儘有。或指桐蕉起個

增評如註全圖紅樓夢 卷五 第三十七回

倒好。探春道：有了。我是喜芭蕉的。就稱蕉下客罷。探在書中是實非。主款為夢中之客。眾人都道：別緻有趣。黛玉

笑道：你們快牽了他去燉了肉脯子來吃酒。眾人不解。黛玉笑道：莊子云：蕉葉覆鹿。特用夢中點出。

夢中清着別肩他自稱蕉下客。可不是一隻鹿麼？快做了鹿脯來。眾人聽了，都笑起來。探春因笑道：

你別忙使巧話來罵人。我已替你想了個極當的美號了。又向眾人道：當日娥皇女英灑

淚在竹上成斑，故今斑竹又名湘妃竹。如今他住的是瀟湘館，他又愛哭，將來他那竹子

想來也是要變成斑竹的。以後都叫他做瀟湘妃子就完了。彼此諷語情文相生而特命之為妃子匹証是乃可歎。○象人皆易另稱而黛仍云妃子見諸人不變而變黛則變而不變因情至死一人而已。大家聽說都拍手叫妙。林黛玉低了頭也不言語。李

紈笑道：我替薛大妹妹也早已想了個好的，也只三個字。眾人忙問是什麼。李紈道：我是

封他為蘅蕪君。黛為妃而紈為君是黛為紈妻也五行起我者為大金之刑木海棠為得不自白。不知你們以為如何。探春道：這個封號極好。寶

玉道：我呢？你們也替我想一個。寶釵笑道：你的號早有了。無事忙。心之三字。恰當得很。李

紈道：你還是你的舊號絳洞花主就是了。從上回來君主相款。寶玉笑道：小時候幹的營生。便是劉老老文中三見小小之

還提他做什麼？探春道：你的號多得很。又起什麼？我們愛叫你什麼？你就答應者就是

了。寶釵道：還得我送你個號罷。有最俗的一個號，却於你最當。天下難得的是富貴，又難

得的是閑散。這兩樣再不能兼有。不想你兼有了。就叫你富貴閑人也罷了。心之寶玉笑

道：當不起。當不起。富貴之心閑散之心是致誘玉為他貪終日無所用心之人玉何以當。倒是隨你們混叫去罷。李紈道：二姑娘四姑

娘起個什麼迎春道：我們又不大會詩，白起個號做什麼？探春道：雖如此也起個纔是寶

敘道他住的是紫菱洲就叫他菱洲前云住緞錦閣方四了頭在藕香榭就叫他藕榭就完了

藕榭不偶也前云住紫菱洲今特造開菱菱李執道就是這樣好但序齒我大你們都要依我的主意

我詩意不落空安此義然感偏私四互發管教說了大家合意我們七個人起社我和二姑娘四姑娘都不會做詩性道中完人原不須語言文字連二惜四又皆

陰靜無言故宮不做須得讓出我們三個人去我們三個人各分一件事探春笑道已有了號還只管

這樣稱呼不如不有了以後錯了也要立個罰約纔好李執道立了社再定罰約我那裡

地方大竟在我那裡作社我雖不能做詩這些詩人竟不厭俗容我做個東道主人我自

然也清雅起來了於是要推我做社長我一個社長自然不彀必要再請兩位副社長就

請菱洲藕榭二位學究來一位出題限韻一位謄錄監場亦不可拘定了我們三個不做

若遇見容易些的題目韻腳我們也隨便做一首你們四個卻是要限定的若如此便起

若不依我我也不敢附驥了迎春惜春本性懶於詩詞又有薛林在前聽了這話便深合

己意二人皆說極是探春等也知此意見他二人悅服也不好強只得依了因笑道這話

罷了只是自己想好笑好好的我起了主意反叫你們三個人來管起我來了寶玉道既這

樣偈們就往藕香村去李執道都是你忙今日不過商議了等我再請寶釵道也要議定

幾日一會纔好探春道若只管會的多又沒趣了一月之中只可兩三次兩陰三陽自陰之陽寶釵說

道一月只要兩次就彀了他則定以兩數不可復矣擬定日期風雨無阻除這兩日外倘有高興的他情

願加一社的或請到他那裡去或附就了來亦可得豈不活潑有趣眾人都道這個主

意最好探春道

以一款起

這原係我起的主意我須得先做個東道主人方不負我這高興李

執道既這樣說明日

你就先開一社如何探春道明日不如今日就是此刻好

言下曉然可與

夢甜香之說

你就出題菱洲限韻藕榭監場迎春道依我說也不必隨一人出題限韻竟是

拈鬪公道

李執道方纔我來時看見他們拾進兩盆白海棠來倒是好花你們何不就詠

起他來

海棠乃實玉本紅色今為白乃金釵之也

迎春道花還未嘗先倒做詩寶釵道不過是白海棠

又何必定要見了纔做古人詩賦也不過都是寄興寓情耳若等見了做如今也沒這些

詩了

用釵釵出作書

迎春道既然如此待我限韻說著走到書架前抽出一本書來隨手一揭這首

詩竟是一首七言律

七為巧律為偶皆

遞與衆人看了都該做七言律迎春掩了詩又向一個

小子頭道你隨口說一個字來

那了頭正倚門立著便說了個門字

可出可入數則既

迎春笑

道就是門字韻十三元了這頭一個韻要門字說著又要了韻牌匣子過來抽出十三元

一應

元統四德顯全易頭一韻

又命那小子頭隨手拿四塊那了頭便拿了盆魂痕昏四塊來寶

玉道這盆門兩個字不大好做呢侍書一樣預備下四分紙筆便都悄然各自思索起來

獨黛玉或撫弄梧桐或看秋色或又和了環們嘲笑迎春又命了環點了一支夢甜香原

來這夢甜香只有三寸來長有燈草粗細以其易燼故以此為限

夢甜香從

說得隱隱然如香燼未成便

要受罰一時探春便先有了自己提筆寫出又改抹了一回遞與迎春因問寶釵蘅蕪君

你可有了寶釵道有却有了只是不好

八字乃上

寶玉背著手在迴廊上踱來踱去因向黛玉

玉說道你聽他們都有了。黛玉道你別管我。寶玉又見寶釵已騰寫出來。因說道了不得。香只剩了一寸了。我纔有了四句。又向黛玉道。香要完了。只管蹲在那潮地下做什麼。黛玉也不理。寶玉道。可我顧不得你了。語究極好夕也寫出來罷。說著也走在案前寫了。李紈道。我們要看詩了。若看完了。還不交卷。是必罰的。寶玉道。稿香老農。雖不善作。卻善看。又最公道。你就評閱優劣。我們都服的。眾人都道自然。於是先看探春的稿上寫道。

詠白海棠

斜陽寒草帶重門。苔翠盈鋪雨後盆。玉似精神難比潔。雪為肌骨易銷魂。芳心一點嬌無力。倩影三更月有痕。莫謂縞仙能羽化。多情伴我詠黃昏。起句頗喪。數所由生。中兩聯分數。敘實精神。是虛肌骨。是實。

大家看了。稱賞一回。又看寶釵的道。

珍重芳姿盡掩門。自攜手甕濯苔盆。胭脂洗出秋階影。冰雪招來露砌魂。淡極始知花更豔。愁多焉得玉無痕。欲償白帝宜清潔。不語婷婷日又昏。全詩自狀畫掩門而自攜手甕。脂自獻也。未聯言宜清潔。而

不清潔。更無自能清潔。矣。正收結。絳芸軒而不語。婷婷已有悔意。

李紈笑道。到底是蘅蕪君說著。又看寶玉的道。

秋容淺淡映重門。七節攢成雪滿盆。出浴太真冰作影。捧心西子玉為魂。曉風不散愁千點。宿雨還添淚一痕。獨倚畫欄如有意。清砧怨笛送黃昏。全詩揚蕪而抑釵。出浴太真。即是三十四一罵而醒之以清砧。

怨蕪終為釵掃而已。

大家看了寶玉說探春的好是說不好李紈終要推寶釵這詩有身分身分二字愧之也為蓋敗行人偏作門面語因又催黛玉道你們都有了說著提筆一揮而就擲與眾人李紈等看他寫道

半捲湘簾半掩門
碾水為土玉為盆

看了這句寶玉先喝起采來只說從何處想來又看下面道

偷來梨蕊三分白
借得梅花一縷魂

眾人看了也都不禁叫好說果然比別人又是一樣心腸又看下面道

月窟仙人縫縞袂
秋閨怨女拭啼痕
嬌羞默默同誰訴

已昏亦全詩自狀起以兩半字便是兼美與屬寶釵指上回慈則心也見黛玉有其心夜已昏乃自陰之陽殺之日又昏則自陽之陰倦倚西風夜

眾人看了都道是這首為上李紈道若論風流别致自是這首若論含蓄渾厚終讓蘅蕪

一評底面均極穩愜探春道這評的有理滿湘妃子當居第二李紈道怡紅公子是壓尾你服不服寶

玉道我的那首原不好這評論最公又笑道只是蘅蕪二首還要斟酌情有獨鍾明為軒縣釵實難堪李紈道

原是依我評論不與你們相干再有多說者必罰寶玉聽說只得罷了李紈道從此後我

定於每月初二十六這兩日期望之次復始之機正學人用思時也開社出題限韻都要依我這其間你們有高

興的只管另擇日子補開那怕一個月每天都開社我也不管只是到了初二十六這兩

日是必往我那裡去五行四象全歸上寶玉道到底要起個社名纔是探春道俗了又不好忒新了

刁鑽古怪也不好可巧纔是海棠詩開端就斗個海棠詩社罷出雖然俗些因真有此事